

訪余正雄先生談中沙往事與母親*

陳憶華訪談、記錄整理**

一、沙烏地無息貸款我國建設高速公路的台前幕後

1960年代，因人為因素導致石油減產，造成石油危機。1960年9月，以沙烏地阿拉伯為主的主要石油輸出國家（包括委內瑞拉、科威特、伊拉克及伊朗等國）代表在巴格達聚會，14日宣布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簡稱OPEC）成立。OPEC控制了全球石油出口的大部分產量，對世界油價具有強大的「槓桿」作用，自此世界三分之二的石油需求成長，依賴中東約每桶3美元的低廉石油供應，但利益的二分之一都屬於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信奉伊斯蘭教，與猶太教是世仇，和以色列人總是尖銳的對立，無法和平共存。1973年第四次以阿戰爭（贖罪日戰爭）後，OPEC為了報復美國在戰爭時支持以色列，遂實施石油減產與禁運，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3-1974年），使油價由以往每桶近3美元大幅上漲至超過13美元，導致國際經濟成長大幅萎縮。

時任我國經濟部長的孫運璿先生急忙來找余先生，余當時為全國遠洋漁業常務理事，孫部長謂：沙烏地阿拉伯Mitab親王拿到紅海捕魚特權，需要我國漁業界的合作與協助。沙烏地阿拉伯西濱紅海，紅海是世界上最熱的海，位於非洲東北部與阿拉伯半島之間，形狀狹長，從西北到東南長1,900公里以上，最大寬度306公里，面積45萬平方公里。海底生長著五顏六色的珊瑚和稀有的海洋生物，蘊藏豐富的熱帶魚類與珊瑚。沙烏地阿拉伯之親王掌控紅海捕魚權，便要與余先生合作拖網漁船，撈捕遠洋魚類，那時在沙烏地還是使用帆船來抓魚，而余先生則已使用500噸的大型漁船來拖網捕魚。由於雙方長期合作捕魚的關係，以致與沙國人士慢慢熟識。民

* 本文係陳憶華科長於民國98（2009）年3月12日在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多禮股份有限公司訪問余正雄先生之訪談稿。余正雄先生，中壢人，民國20（1931）年生，祖父、曾祖父為前清舉人，父親余阿岑為商人，曾赴大陸經商，母親林美祥，潮州人，畢業於上海東南醫學院後，留日學醫，為一整型醫師。余先生高中時與蔣故總統經國之長子蔣孝文為同學，後就讀省立海洋專校，畢業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主修國際市場學和高級管理學，目前為多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並兼任臺灣哈佛大學同學會獎學金基金會董事長。

** 國史館審編處採集科科長

國62（1973）年3月沙烏地阿拉伯費瑟國王（King Faisal Ben Abdul-Aziz）正與我國財政部李國鼎部長商談中沙經濟合作事宜。在沙國政府中很多親王的親戚都作部長，63（1974）年欲訪華的財政部長涂爾吉先生（H. E. Sheikh Mohammed Aba Al-Khail）並不是親王，他在沙國碰見余先生時說：「下個月我要到臺北訪問，是李國鼎部長邀請我去的。」余先生得知此消息後，心想李國鼎部長家就住在他家對面（余先生與李部長住泰安街2巷3、4號，是鄰居），回國後遂立即奔至李國鼎家報告此事。李部長說：「沙烏地阿拉伯財政部長來訪，千真萬確，但我們外交部與財政部中無一人認得這位財政部長，且一架747專機載來那麼多隨員，要辨識他們恐非易事。」為避免認錯出糗，李部長隨即邀余先生協助接待事宜。時任財政部次長的王紹堉，當時因余先生與沙國關係匪淺，且中沙雙方又有邦誼，便商請余先生去接機。

涂爾吉部長來臺後，余先生陪伴左右，我國政府每天都有不同的行程安排及作東請客，吃的是一成不變的烤羊肉或牛肉。第三天，余先生計劃帶這批貴賓換個口味，吃點別的。王紹堉次長又對余先生說：「你是民間人士，可否

代我們政府官員向他提及我國正在興建十大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由於財政拮据，目前尚未動工，請你試探看看沙國能否給予協助。」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在公路容量超過飽和狀態下，將開闢高速公路列入十大建設之一。余先生就帶著這批貴賓至酒店，輕輕鬆鬆的換吃中國口味的飲食，沒想到沙國貴客心情頓覺舒適放鬆。就在此際，余先生以聊天的口吻提出「我國正在進行十大建設，桃園機場已完成，現正興建高速公路，可惜資金不夠，可否向貴國政府借錢？」涂爾吉部長馬上很乾脆的說：「可以啊！美金5,000萬夠不夠？」余先生沒想到開口借錢竟如此簡單、快速，心中頓感訝異。涂爾吉部長又說：「請你們李部長寫一封信轉給沙國大使館，再轉交給我，我再親自交給我們國王。」

第四天，臺北花旗銀行總裁楊豐友找余先生，余先生與楊見面後，楊總裁拿了一張新臺幣20萬元的支票，說：「這是紐約花旗總公司要送給沙烏地財政部長在臺灣行程的零用金，請你帶轉給部長。」余先生當天就轉交給涂爾吉部長，但部長說：「就先擺放在你那兒！」涂爾吉部長要回國的前一天，因對下榻圓山飯店的中國式傢俱表示很感



1974年余正雄（右一）、陳履安（左一）與沙國駐華大使（左二）一同接待來華訪問的沙國財政部長涂爾吉先生（左二）（余正雄提供）

興趣，余先生就帶著涂爾吉部長一行人至桃園退輔會輔導榮民開設的傢俱工廠參觀並採購了很多傢俱，涂爾吉部長告訴余先生：「就以那20萬元支票內的錢來支付傢俱錢，剩餘款就幫我退還給花旗銀行吧！」余先生仔細的幫忙處理款項善後，其忠實可靠的展現，也給涂爾吉部長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涂爾吉部長情有獨鍾的這批中式傢俱，是派專機來載運回國的。

又過了一、二個月，涂爾吉部長傳來一封Telex電報，要余先生到沙國首都利雅德（Riyadh）去看他，又說：「我們的國王已經批准了5,000萬美金貸款給你們政府。」此時，我國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知道消息後叮囑余先生說：「1.還錢的時限至少要8年以上；2.利息要便宜一點（當時一般銀行的利率為6%）。」涂



1973年3月14日，財政部長李國鼎（左）訪問沙烏地阿拉伯，於避暑勝地晉見阿拉伯國王費瑟（右），商談中沙經濟合作事宜。（中研院近史所授權提供使用）

爾吉部長說：「時間要長，30年再還夠否？我們的國王說臺灣的中國人是可靠的，我們要和他們做朋友，至於利息，30年完全免息。」民國65（1976）年3月，我國財政部長李國鼎正式與沙烏地阿拉伯開發基金會副主席簽訂5,000萬美元南北高速公路貸款。

這項工程，選在當時全球石油危機的時刻開工，當然不免飽受各界的批評，但以上這段不為人知的插曲，可說是身為小老百姓的余先生當年發揮強烈的愛國意識，為國盡心竭力，無怨無悔的協助政府爭取到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的無息長期貸款，以及中沙之間保持友好關係中的一段不為人知的台下往事。

後記：我國政府為感謝沙烏地阿拉伯無息長期貸款興建高速公路，其中在西螺大橋上游3公里處，跨越濁水溪，是



1974年，沙烏地阿拉伯財政部長涂爾吉先生（中）訪華，由我國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左）、經濟部長孫運璿先生（右）、駐阿拉伯公使定中明先生（立者）接待。（中研院近史所授權提供使用）



1976年3月10日，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與沙烏地阿拉伯開發基金會副主席Mahsoun B. Jalal（右二）簽訂5,000萬美金南北高速公路貸款。左一為沙烏地阿拉伯財政及國家經濟部部長涂爾吉先生，左三為駐阿拉伯公使定中明先生，右一為沙烏地阿拉伯駐華代辦夏博克先生。（中研院近史所授權提供使用）

高速公路最長的大橋，全長2,345公尺，建橋經費完全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的貸款，故取名「中沙大橋」作為紀念，民國67（1978）年建造完工，與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同時開放。

二、蔣鼎文戰場中彈，來臺巧遇救命恩人

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謀部上校參謀、蔣介石五虎名將之一的蔣鼎文於民國13（1924）年5月辭去大元帥府上校參謀之職，屈就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隊中尉區隊長和教官，10月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4（1925）年升任營長，一次東征期間，在廣東棉湖之役中被擊中兩槍，身負重傷，當時國民革命軍急著要找西醫診治，找到剛由日本

留學回國的余先生母親——林美祥女士（以下簡稱余母）及另一名醫生一同治療。早年沒有X光設備，只能靠手觸摸，林女士檢查出一顆子彈在心臟旁，另一顆子彈卡在骨頭上，因當時缺乏醫療設備，趕忙緊急處理了卡在骨頭上的一顆子彈，幾個鐘頭後離去。臨走前，林女士順口問了一聲：「這位先生是誰？」旁邊的人答說：「是蔣鼎文先生」。蔣先生傷癒後，復參加二次東征及北伐戰役。隨後共產黨到廣州，余先生的父親是臺灣人，就帶著妻子一起回到臺灣，住在臺北市銅山街。余母在門外掛了一個牌子，上寫「女醫師林美祥」，目的不在開業，而是方便郵差送信。當時余先生家後面就住著參謀總長顧祝同，有一天半夜，顧祝同夫人婦科崩血，就



余正雄先生與母親林美祥女士合影（余正雄提供）

請余母過去他家看看，余母當場替顧夫人止血。顧總長問余母醫藥費多少，余母答以並未開業，是以鄰居的關係來幫忙，所以不必付費，顧總長就請余母留下閒話家常。閒談之間，余母這時突然想起蔣鼎文這段往事，就隨口問問，顧總長說蔣鼎文現在臺灣，一直都念著他的救命恩人，沒想到就是眼前這位林女士。顧總長當晚立即撥電話找住在六條通（中山北路）的蔣鼎文，蔣先生來到顧總長家後，顧總長就告訴他，眼前這位女士就是你一直要尋找的救命恩人，蔣鼎文立即跪下感謝，嗣後每年都會到余先生家中拜訪二、三次。

林美祥女士的氣質好，涵養高，曾任國際崇她社副會長，林海音、張鼎鍾、周文磯等人皆為會員，對於社務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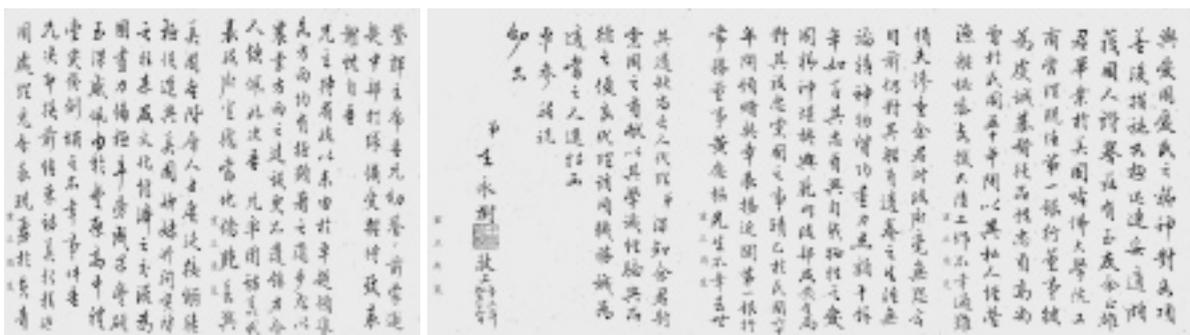


民國50（1961）年間，余正雄先生（後排右）以其私人經營之漁船秘密支援大陸工作，其餘三人皆為我國游擊隊，早已為國殉難。（余正雄提供）

常熱心，同時又兼醫師公會監事。她是一名整型醫師，曾替知名影歌星整過型。

余母為人慈悲，樂善好施。有天，一位陌生人來到家中收錢，他說：「我來收住院病人的錢。」余先生不明究理的說：「我家只有3人，哪有人住院。」余母聽到他們的對話，趕緊告知：「對！對！有這回事。因為我在臺大醫院急診室包了一張床，授權急診室主任，這張床位即使付不出錢的，也要急救，錢找我算。」由此可知，余母一直默默的在做善事，即便是家人也未必告知，可說是好人好事的最佳楷模。

余先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一生亦樂善好施，慷慨解囊，花費不計其數，尤其曾於民國50年間，以其私人經



本信函為曾任國安局局長之王永樹先生於72（1983）年9月14日致函李登輝總統，提及余正雄先生以漁船支援我國大陸工作，並照顧船員遺眷之物質與生活，其忠貞與自我犧牲之愛國精神，堪稱典範。（信函計5頁，余正雄提供）

營之漁船秘密支援大陸工作，不幸遇難損失慘重，余先生對於政府毫無怨言，同時對其船員遺眷之生活，無論精神與物質方面均盡力照顧，十餘年如一日，其忠貞與自我犧牲之愛國精神，堪稱典範（如附王永樹將軍致李登輝總統信函）。內政部及安全局對其效忠黨國之事蹟，曾於民國60年間頒贈獎章表揚。他為國為民做事，只求成功，不求回報。所幸「福人有福報」，他的一生多采多姿，見識無數，官場民間友人滿天下，在他生命中結滿豐碩的果實。「吃虧就是占便宜」、「好傻一生一世」，正是他透悟了人生後的宣告，在他的自勉語中可略窺一二：「人要有必勝的信念，但也要有經受失敗的思想準備，如此——方可贏得起也輸得起，一開始多想到壞處，多想點不利的一面，思想上就打了『預防針』。」現今他仍舊繼續努力打拼事業，可說是當代的傳奇人物之一。